

## 2022 年波特兰市议会候选人辩论

**KGW 新闻 YouTube 链接:** <https://youtu.be/JsGnGTpSl3w>

**雷内:**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城市俱乐部今天接待我们。我的名字是 雷内·冈萨雷斯 (Renee Gonzalez)。我来这里是为了讨论恢复波特兰城市的承诺。我是母亲家那边的第五代波特兰人。我也是墨西哥移民工人的儿子。我从这两个视角来看待这座城市, 这是一个需要恢复、需要保护的地方, 但也需要欢迎那些来这建设、来这里养儿育女的人们。

最后, 也同样重要的是, 我有三个在波特兰出生的孩子, 我是一个骄傲的父亲。我思考过与这三个孩子有关的所有挑战。是什么是让这座城市成为他们想要回家来的理由, 成为一个我想要他们居住的地方。我非常的专注由于犯罪失控和对各种乱象束手无策而造成的城市危机和可居住的问题。

我期待着深入研究每一个 (译者注: 问题和挑战) 的具体解决方案。在高层面上, 我们需要在波特兰市建立一支更强大的警察队伍, 一支富有责任感同时也是一个有效的资源。在我们的刑事司法系统中, 在对待无家可归者的问题上, 应该注重让无家可归者回归正常生活并把他们看作是受害者。我们需要立即加快庇护所的建设, 并充分解决因吸毒成瘾和我们无力解决精神疾病而带来的人道主义危机。

**乔安妮:** 非常感谢您。我的名字是乔安妮·哈迪斯提 (Jo Ann Hardesty)。感谢城市俱乐部今天让我有机会直接与选民讨论我为什么要竞选第二个任期。我决定竞选第二个任期, 以确保我们继续在这个社区的一些重大问题上取得进展。显然, 疫情期间无家可归者的人数激增确实让我们的街道感到不安全。我们社区的枪支暴力事件大量增加。但我是一个战略家, 实际上我在使用我拥有的资源来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成功地减少了斯科特山 (Mount Scott) 社区的枪支暴力。

我知道, 要想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感到安全, 那就需要让每个人到晚上都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可以住下。这是我一直在大声呼吁的。但随着我们继续经历租金的大幅上涨, 人们到处被 (译者注: 房东) 驱逐, 无家可归人口激增, 我们需要脚踏实地去寻找答案。我期待着与

下一任州长、下一任县主席和负责住房专员合作，以确保我们拥有各类住房。我说的是从自我管理的那种（译者注：专门给无家可归的人建造的）营地，一直到人们住得起的永久住房。我很期待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内讨论的问题。



**KGW 主持人：**好的。谢谢乔安妮。我想首先请我们在这里把怀疑暂时搁置一边。假设存在时光旅行，一群来自 2018 年的不同年龄、种族、性别、社会经济背景的波特兰人，于 2022 年的今天抵达这座城市。他们看到了创纪录的凶杀案，创纪录的车辆盗窃案，在街道上被波特兰警方查获的芬太尼药丸和毒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说到执法，警察局表示他们无法回应每一个电话，因为他们人手不足，必须考虑优先次序。所以，抛开疫情不谈，你会如何向那些人解释，当**谈到公共安全和犯罪时，我们是如何走到这步的，谁或者是什么应负起这个责任？**

**乔安妮：**我们是怎么走到这步的？是由于我们认识到，过去人们认为拥有的社会安全网系统（safety net systems）其实并不存在的。这个问题被暴露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你是对的，所有雇主实际上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能否雇佣和拥有足够的员工。我在消防部门，在交通部门的维修人员中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会说人们注意到这个城市变了，城市让人感觉不安全，当你寻求帮助的时候，你应该期望你能够得到帮助才是。

**主持人：**那这个问题的第二部分，谁或者是什么应负起这个责任。

**乔安妮：**好吧，我会说很多方面都有责任。州政府未能提供足够的精神卫生保健是第一大问题。第二，我们通过了一项将毒品合法化（译者注：应该是非罪化）的投票。但相应的恢复治疗资源却没有到位。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人们在街上因成瘾和其他问题而在受苦。如果我们有这个组合的话（译者注：毒品合法化和相应的治疗资源到位），那情况实际上会好得多。所以，我会说该负责的部门很多，包括所有的政府部门，缺乏对服务于这个社区真正劳动人民的投入和其他东西。

**主持人：**好的。雷内，谈到公共安全和犯罪时，同样的问题。我们是怎么到这一步的，谁或者是什么应负起这个责任。

**雷内：**好吧，我们花了太多时间讲大道理和相互迎合，而没有足够的时间谈保护。我们在疫情期间冲突最严重时裁减了警察。这是一个历史性错误的决定。我们创造了一个不良环境，使得吸引和留住高素质的公共安全人员变得如此困难。部分原因在于市府的言论以及刑事司法系统，它们都太在意空洞的目标，而不是受害者和真正的正义。因此，机会主义政治家和对保护我们公民的意识形态承诺，两者的结合给刑事司法系统、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和犯罪等方面，带来了如此糟糕的局面。

面对无家可归者和露宿街头的人所各自面临的挑战，我们一直无法应对，尤其是那些盲目接受试验（译者注：指 110 法案）的人群中毒品成瘾和精神疾病的挑战。110 法案是迄今为止全州范围内的一项巨大实验。这是一场灾难。不幸的是，选民们自食恶果。我们集体对此法案投了赞成票。我们没有在事前做好准备问足问题。当我们通过这个法案的时候，本来应该到位的为上瘾人员提供的康复服务许诺却未能兑现，已经做的也是差强人意。

**乔安妮：**我想使用我的 30 秒时间。我只是想消除我在波特兰市议会任职期间一名警官失去工作的传说。当我们从没有效率的项目中削减一万五千美元时，有 40 名警官可以由局长安排他们做任何事情，没有一名警官因此失去工作。目前波特兰警察局的预算中有 100 个空缺。我想再重复一遍，没有人失去工作。我们没有裁减警察，我们削减的是无效率的项目。

**雷内：**我也想用我的 30 秒时间。我们不仅裁减了 1500 万美元经费，取消了负责枪支和帮派暴力问题的相关职位，而且还创造了一个对警察不友善的环境。来自市中心（译者注：指的是市政府）的言论让警察感觉到不受欢迎。所有的这一切，不仅仅是预算削减，导致波特兰市警察人员编制处于历史低位。我们已经把他们（译者注：指警察）赶走了。我们已将他们驱赶到更欢迎警察的毗邻司法管辖区。我们可以平衡好问责制和公共安全，我们只是在过去四年里没有这样做。



**主持人：**说到治安，那我们就先说**治安问题**，然后待会儿我们还要回到枪支暴力问题上。

让我们从冈萨雷斯先生开始，雷内，你得到了波特兰警察协会的支持。目前由市议会任命的 20 人小组正在开展工作，要求警察问责委员会为新的警察监督委员会提供一个框架。尽管这是早在 2020 年波特兰选民就批准的事情，这个新的警察监督框架的构建可能还需要数年时间。**你认为波特兰警察局需要新的监督和改革吗？如果需要，你会优先考虑哪些措施？**

**雷内：**是的，公众监督，公众和警察问责制是自由民主的基石。在城市环境中，特别是在高密度人口的环境中，警察的信用可被公众监督是绝对必要的事。警察必须始终对公民监督负责并做出反应。我们在波特兰市不断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这项工作会继续下去。在建立起一个理想的警察监督结构或社区监督结构之前，这项工作就不会停下来。你知道 2020 年通过的这个提案是一个非常大的承诺，看起来需要数年才能真正贯彻执行。从我们现在看到的在执行中遇到的挑战来看，当年放在选票上的决定过于匆忙了些。

对 2020 通过的警察监督框架我没有特别确定的感觉。它的出现和通过只是对当时既定环境的回应，那个时候社会上对警察问责制的关注极为强烈。但我想特别说清楚，警察监督问责这项工作是我们永远关注的事情，因为作为一个自由的社会，我们一直要努力平衡公共安全和警察问责制。希望我们在不久的将来能全面实施 2020 年通过的所有内容。

**主持人：**可以简单说一下，有什么具体的地方在改革和问责问题上面需要改变的吗？

**雷内：**你知道我认为文化认知能力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任何城市警察局都会面临的一个挑战。警察通常来自郊区，却要在城市内执行任务。警察在和本地人群交往中，当社区的某一部分人表达的内容不一定是他们能理解的，因为他们的生活经历，种族，宗教，甚至经济社会地位的不同。所以我认为文化认知能力必须成为警察与社区互动和对话的一个核心内容。



**主持人：**乔安妮，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一个关于警务和警务改革的不同问题。

你曾在 2020 年告诉《玛丽克莱尔》杂志，波特兰警察通过撒谎甚至蓄意纵火，来证明攻击社区成员的正当性。他们（译者注：指警察）激怒了原本和平抗议的人群而导致暴力事件发生。你后来为此道歉。当时的波特兰警察协会主席指出来，你（译者注：“你”用的是强调语气）是这个问题的一部分。现在，今年市长解雇了一名泄露虚假信息的警察，（译者注：该警察曾经）指控你肇事逃逸。你还为此起诉了警察局。现在城市俱乐部成员 Vicki Chrissy 和 Kevin 都以不同的方式谈到了这一点。但我问你乔安娜的问题是，**你会怎么描述您与波特兰警方关系的现状？你相信你还能成为一个帮助警察改革的有效领导者吗？**

**乔安妮：**非常感谢你提出这个问题。是的，我相信我是一个帮助警察改革的非常有效领导者。我定期与拉维尔警察局长会面，并定期与弗罗姆副局长会面。我还定期与所有第一响应救援机构会面，在我们一起推出波特兰街道计划。我会说，被警方单独盯上，被做虚假指控实在太可怕了。作为市府负责交通的专员实际上会让我不适合我的工作。因此有三个警察和两个 911 的工作人员受到了纪律处分，由于（他们造成不实）信息广泛疯狂的传播。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得不起诉波特兰警察协会，追究他们的责任，让他们的领导者为陷害我，进行虚假迫害的错误而负责。



**主持人：**我们 要多谈谈 犯罪、公共安全和枪支暴力。咱们讨论一下**艾略特社区的道森公园 (Dawson Park)**。**这里是该市黑人社区所珍视的地方**。一些社区领袖现在说他们觉得他们被遗弃了。在那里生活了四十年的资深社区领袖告诉威拉米特周报 (Willamette Week)，道森公园 “最集中代表了黑人社区在这座城市是如何被忽视的”。道森公园也出现在波特兰人最有可能被枪击受伤的城市的地图上。另一位邻居说 “这很可怕，你可能会在这里失去生命，但这座城市会说，是的，但情况也就是这样”。所以对于像道森公园这样的地方，它绝不是波特兰唯一暴力如此严重的地方。你会**采取哪些具体措施来解决枪支暴力问题？**

**乔安妮：**我可以先说，但我会说，因为我负责的一些市政府让我有机会与社区进行真正的沟通，了解他们认为有什么可以帮助到社区的。当然我没有无限的资源，而且我不可能 N 按照人们的想法改变每条街道的状况。我已经做的，实际上是与社区成员一起努力，



包括东北部核心区和道森公园周围的社区成员，一起发现和确定问题在哪里。道森公园主要问题是公开的毒品市场，警察出于某种原因不会去实际逮捕贩卖毒品的人。当记者在报案一个小时后来到现场，看到毒品交易一遍又一遍地仍然在进行。如果这是大问题，那我们应该让警察去那里，并实际逮捕那些贩毒的人，让道森公园变成一个安全的地方，这是应该做的。

**主持人：**这是如何运作的？请具体解释一下。当警察说我们真的资源有限、我们不得不应付暴力，凶杀和枪击事件，你如何让警察把这两种情况都管好？

**乔安妮：**再说一次，如果我们说这是枪击案件频发的一个高犯罪率地区，我认为它应该是警察局重点监视的地方。当您可以在白天站在街角，以平民的身份观看毒品交易时，为什么警察不会停下来并实际逮捕这些贩毒的人？贩卖毒品在俄勒冈州仍然是非法的。

**主持人：**雷内，同样的问题。您将采取哪些具体行动来**解决枪支暴力问题**？

**雷内：**首先，我们必须在波特兰市警察局配备足够的人员，而且你知道，就警察与人口的比例而言，我们正处于历史低点，在全国范围内我们几乎是最低的。所以首先，你必须有足够的高效警察力量来解决一个城市的犯罪问题；其次，你知道我们的毒品泛滥无疑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特别是似乎来自毒品交易的帮派暴力。我们需要对此采取强硬的态度。我们需要在每一个需要的层面上下决心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没有取消 110 法案的情况下，那些从我们的公民谋利的，特别是从那些正在与毒品或芬太尼成瘾作斗争的人谋利的，需要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给予最大的惩罚。110 法案的一些内容让销售毒品变得隐含可以接受，而人们也可以不用对在使用硬毒品时的行为负责。我们需要切切实实要重新思考（译者注：指 110 法案），因为有些人正在毁掉我们社区最脆弱的人，并且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波特兰市的枪支暴力的发生。因此，我们需要中断这类贸易的每一个环节，而这需要各级检察部门和刑事司法系统共同承担责任。



**主持人：**好的，我很高兴你提到了这一点，我们稍后会讨论 110 法案，但我想谈谈这种趋势，即我所说的**波特兰普遍存在的没有法纪的感觉**。在波特兰，一名名叫阿什利·麦吉

尔的 26 岁男子在公共汽车站等候时可以被街头飙车手杀死；而在波特兰，一名叫卡梅伦·泰勒的 20 岁男子可以在 Marine 大街围观所谓的“街头接管”（译者注：飙车族占据整段路面）时被枪杀。现在非法街头飙车只是一个例子，破记录的车辆盗窃案是另一个例子。一个名为“PDX 被盗汽车”的民众发起脸书小组，带头追回这些汽车。所以有一种感觉，波特兰警方不能或不会对其中一些罪行作出回应。我刚才提到了，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听到，他们必须优先使用他们的资源，例如应付破记录的凶杀案。因此，城市俱乐部成员斯蒂芬称这种环境“往轻了说是一片混乱，往重了说就是无法无天”。所以我的问题是，**你有什么计划来解决许多波特兰人正在经历的普遍没有法纪的问题？**正如我们刚刚看到的那样，这也会产生致命的后果。

**雷内：**首先，我们会为警察局提供足够的资金；其次，我们正在寻找在波特兰重建市法院（municipal court）的试点项目，我们上一次是在 50 年前设立的。根据州法律，只能起诉轻罪，但却可以破坏存在某些人群中的循环犯罪和那些屡犯，重点放在汽车盗窃和催化转化器盗窃这类的犯罪行为，它们给所有波特兰人生活带来极其不便，尤其是那些依赖单一车辆上班的人，对工薪阶层集中的社区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所以首先，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警力；其次，我们需要真正投资于刑事司法系统。如果县不这样做，那么市必须介入，我们认为市法院可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

**主持人：**乔安妮，你有什么打算？

**乔安妮：**我的计划是继续做成像我们初显成效“斯科特山”一样的项目（译者注：通过设立锥形橘红色交通桶阻止非本地社区的人进入）。社区中存在让人感觉混乱的暴力，我每天都能感觉到，无论是我走路还是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我一直在想，我应该报警吗？当你清楚地、清楚地、清楚地看到人们的精神遭受着折磨，我该怎么办？我会告诉你，我将继续实实在在地投资于社区安全系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创建了一个社区安全部门。因为我们所知道的是警察是社区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警察并不是唯一的部分。消防员起着重要作用。他们走进社区做了很多关于减少火灾的教育。他们定期与我们的无家可归的社区成员合作，帮助他们安全地露营，而不必担心火灾。我会说，当初我创立波特兰街道响应计划（Portland Street Response），正是对警力缺乏的绝对直接地回应。因为我知道的是，当你派心理健康专家接听心理健康电话时，你会得到更好的结果。我们看到了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波特兰街道响应计划已经广泛扩展到了整个城市。我也会说我们上

次投票通过波特兰街道响应计划，是历史上最高的地方预算。我会告诉你，我们需要继续资助各个地方，但不仅仅是对警察投资。



**主持人：**我很高兴你提到了**波特兰街道响应计划**，因为这是我要问你的下一个问题。所以它已经扩展到全市，目标是在今年晚些的某个时候提供每天 24 小时，一周 7 天的服务。你继续倡导这个计划。今年早些时候，这个项目的经理告诉 KGW，波特兰街道响应计划接到的电话大大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通常，他们可能平均在大约 13 分钟内到达某个求助地点，但处于危机中的个人已经不在那里了。所以乔安妮，我要问你的问题是，**这个项目需要扩展多大才能产生重大影响？扩大规模需要多长时间？您将如何衡量它的成功？**

**乔安妮：**是的，好消息是波特兰州立大学教授从一开始就对**波特兰街道响应计划**的影响（做了研究），并继续评估它的效果。罗宾（译者注：项目的经理）是完全正确的。如您所知，7 月 1 日，波特兰市被授权在全市范围内扩展波特兰街道响应计划，但这不是意味着我们在 7 月 1 日就拥有所有的人员，所有的设备，以及使波特兰街道响应计划运作所需的一切。因此，（我们）现在实际上正在建设基础设施的过程中，并且正在实现它。我们已经很接近了。我一直在告诉人们，请不要说波特兰街道响应计划是全市范围都有的。而是我们将会将其扩大到在全市范围，但是实现这一目标确实需要时间。我要说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成功实际上对波特兰警方有很大帮助。实际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定期与所有急救局的主任们会面的原因，因为我不希望波特兰街道响应计划成为一个从一个电话到另一个电话的模式。它不是为了成为从一件事跳到另一件事的第一响应者而创建的。波特兰街道响应计划存在的全部原因是为了随时随地照顾人们，并为他们提供最基本的需求服务。有时这需要一个小时，有时需要两个小时，有时这种持续的互动需要 50 天。因此，我们必须记住，波特兰街道响应计划并非旨在从一个电话跑到另一个电话再跑到另一个电话。它被设计成为我们街道上受苦受难的人们寻求(帮助)的一种人道的途径。

**主持人：**在衡量其成功方面？只是简单地说说？

**乔安妮：**哦，是的，我们根据合同与波特兰州立大学在为无家可归者服务方面继续合作，他们从一开始就与我们合作。教授每六个月来市议会一次，向我们提供最新情况。我们进



行民意调查，我们采访那些接受过波特兰街道响应计划救助的人。从影响过的社区所有人那里得到反馈。

**主持人：**每六个月更新一次。冈萨雷斯先生，你支持扩大波特兰街道响应计划吗？如果是，到什么程度？

**雷内：**我认为波特兰街道响应服务的目的是可敬的。对患有精神疾病困扰或成瘾的人进行非警察干预，尽可能多地与我们街上的人互动是一个值得称道的目标。并且有一个类似的县计划也已经运行了多年。波特兰街道响应服务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任何时候我们可以和平地与街上的人接触，让他们接受服务，这是一件积极的事情。所以我很欣赏波特兰街道响应服务的那一部分。我们仍然需要认识到，自从波特兰街道响应服务被采纳以来，那些住在街道上的人数并没有减少。我们仍然感觉这座城市被其边界上未经批准的营地所淹没。所以我认为这只是方案的一部分。对是否应该进一步扩大这项服务，我现在并没有明显的倾向。但我一般来说会支持致尽量进行非警察的社会性服务。



**主持人：**看来你们两个在那个原则上是一致的。下一个问题，上周六晚上 10 点 30 分左右，我遇到了一个有心理健康危机的男人。他在十字路口中间和人行道上尖叫着，一次又一次地把一块橄榄球大小的石头砸在地上。他可能会重伤甚至杀死某个人。不到 24 小时前，我遇到一个女人在车流中赤脚跳舞，对自己构成生命危险，导致汽车在她周围危险地进行避让。所以我的问题是：**你认为谁应该应对这些类型的紧急情况？您认为可接受的响应时间是多少？**

**雷内：**你说的第一个场景，是有人进行暴力行为，这是对财产或人身的威胁。警察必须成为那里的第一个干预。那是为了保护他人，那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城市。你说的第二种情况，如果某人处于精神健康危机中，但没有明显构成对他人的威胁，那么我们想这种情况下先从非警察干预比较合适。

**乔安妮：**我的想法是波特兰街道响应服务将是这种情况下最合适的第一响应者。

**主持人：**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想过在这些情况下可以接受的响应时间是多少？

**乔安妮：**当然，您希望有人尽快到达那里。我们的模型给出的理想时间是四分钟之内。不幸的是，我们目前达不到，因为进入 911 的电话数量巨大。我会说其中有 50% 的 911 电话是举报那些不受欢迎的人的。所以这甚至都不是紧急情况。但这就是占用大量 911 回应呼叫者时间的原因。当人们打 911 电话是因为他们看到某人看起来很可疑，或者他们建立了一个露天营地，或者他们正在别人家门口睡觉。我们查看了这些电话记录，其中大约 50% 是为了这个非紧急目的。

**雷内：**四分钟似乎是一个合理的目标，但我们现在离这个目标还很远。

**主持人：**波特兰街道响应计划的回复说，他们从接到电话到到达那里，平均需要 13 分钟。

**雷内：**我希望我们至少能与其他城市进行 911 响应时间量化的评估和比较。我的意思，我们不应该简单就决定我们城市 911 应该有的响应的时间。我们应该看看和我们规模差不多的其他城市的 911 响应时间，看看其他城市对这些类型的事件和事情做出反应需要多长时间。



**主持人：**所以好吧，我想继续无家可归和住房的话题。现在我们将首先专门**讨论无家可归者**。首先是由 10 名行动不便的人组织起来，起诉该市涉嫌违反《美国残疾人法案》和《联邦康复法案》，未能提供行动不便者所说的使用人行道平等权利。原告要求颁布禁令，要求市政府拆除所有人行道上的帐篷和杂物。另外，为那些流离失所的人建造、购买或提供庇护空间。**你对那些因为人行道上的无家可归者，而无法安全或根本无法出行的波特兰人说什么？**

**乔安妮：**我完全同意他们的看法。有这么多人生活在大街这种没有支持，也没有安全的地方，对他们来说是不人道的。我完全同意这一点。老实说，我认为我们在政府系统中有足够的资金。我认为需要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去使用这些资金去支持无家可归者。而且我认为

我们不仅要投资于永久性住房，而且还必须在市中心和老城区(old town)提供像 “right 2 dream too” 这样的营地。有 right 2 dream too 营地时候的老城区(old town) 是最安全的。这是一个由无家可归的社区成员管理的营地。我们需要整个城市范围内，我们需要市政府、县和大波特兰地区（Metro）看看他们现在拥有的所有土地，允许人们在他们现在没有正在使用的土地上安全地露营。

**主持人：** 一会儿我也会和你谈谈城市土地。但是雷内，如果你想对此作出回应，你对那些因为人行道上有无家可归人而无法安全或根本无法安全出行的波特兰人说什么。

**雷内：** 是的，我的意思是大众们太耐心太久了。你知道这些人行道是我们所有居民的共同领域。为此，让我们的残疾波特兰人无法穿越人行道，ADA（译者注：美国残疾人法案）要求这座城市为他们提供服务。对自行车爱好者来说，对于由于违法停泊的房车，波特兰东边一些街道而无法骑自行车。我们公共人行道给一小部分无家可归人口霸占。波特兰市民有权对此感到愤怒，有权要求市政府清理这些物品。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孩子们在上学途中可能经过无家可归者的露营。我们在小学做调查的时候，用西班牙语打了 200 通电话。我们收到的最多的投诉就是：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安全地步行上学。所以我们在这方面一次又一次地让波特兰市民失望，我们需要重新开始解决这个问题。



**主持人：** 你简要地谈到了这一点，雷内，你谈到了**将生活在汽车和房车之外的人重新安置到安全的地方。那么，你的计划是什么？它将如何工作？**

**雷内：** 是的，所以我们首先必须指出，大型庇护所是一种选择，无论是波特兰市的多余土地，还是其他城市土地都必须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我们已经用了太久的时间去解决这个问题；其次，你知道，根据我们每年向无家可归者联合办公室捐赠的可自由支配的资金数量上看，从四千万到五千万美元不等，这还只是波特兰市府给的款额，现在更接近五千万美元。你知道，在俄勒冈流行的想法是提供住房，尤其是长期住房。我认为我们需要在城市层面将我们的可自由支配资金分配给任何类型的庇护所，其中包括安全的睡眠空间，包括低屏障（译者注：入住条件要求不高）但尽可能多的高屏障庇护所（译者注：入

住条件要求高，但设施和服务会更齐全)；最后，在波特兰市当前的环境下，我们一直过于专注于那些最困难的人们，但是我们真的没能解决那些住房不稳定可能陷入无家可归的边缘人群的需求。我真的会优先考虑那些住房不稳定的老年人家庭，如果我们不提供保护，他们可能会陷入无家可归的境地。

**主持人：**乔安妮，在你的平台上，您还谈到扩大房车和汽车的安全稳定的过夜营地。据我所知，东北部桑德兰沿线的拟议安全公园场地尚未开放，它只能容纳 60 辆房车，每个车位都需要被推荐，而且是目前唯一的地点。所以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不建立更大规模的站点，任何有车辆的人都可以被推荐？乔安妮，那你会不会建一个巨大的站点，或多个大型站点，足以满足每个有需要的人？

**乔安妮：**是的，Dan Ryan 是过去两年一直致力于安全村 (safe Villages) 的专员。我在桑德兰大院 (Sunderland yard) 里的角色是与港务局谈判，以便我们将一些设备可以放置在港口土地上。因为这是联邦土地，他们对你能在港务局做什么有限制，所以这就是我的角色。我是第一个为 Ryan 专员的安全村提供安置点的人，这就是我所做的。我同意你的看法。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地方，其实我们需要把每个波特兰社区的废弃车辆都收集起来。

**主持人：**目前有没有其他我们应该知道的其他安全的公园地点？

**乔安妮：**我不知道，我一直在等 Ryan 专员完成他的远景计划。我一直在与县和大波特兰地区的同事一起讨论其他机会，所以我今天没有什么可以宣布的。但我可以告诉你，这些对话还在继续。



**主持人：**这个问题来自城市俱乐部成员苏珊·科林和大卫，无论是住在房车里还是在人行道或者公园上的帐篷里露营的人，**对那些拒绝去我们提供的安全地点的部分人群去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乔安妮：**所以当市长继续清理街道时，我了解到的是，当我们说有 20 人接受了庇护时，

但故事的另一面是，这只是那个晚上。因此，如果你拿走了人们的露营的东西，并给他们提供了一夜的床，那么第二天早上他们仍然无家可归。正如我们在整个城市看到的那样，我们所做的只是将人们推向街区，而不是给他们一个安全、干净的地方，让他们可以留下来，找出生活的出路。

**主持人：**我们假设一下，如果不是为了过夜，如果是永久或半永久的住房安排，他们仍然拒绝去怎么办？

**乔安妮：**人们拒绝去庇护所的原因有很多。作为在“人道解决方案”（译者注：Human Solutions，一个非营利组织）董事会工作了14年的人，我们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了住房。我可以告诉你很多原因：有时你不能带你的宠物。如果你有一只宠物，那就是你所爱的，对吧？有时候，如果你是一个母亲，如果你有一个超过一定年龄的儿子，你不能把那个儿子一起带到底护所。所以我们不能只是说，如果有人说他们不想搬进去住，我们必须理解为什么。是否有什么限制条件我们需要取消掉，以便我们可以帮助他们住在一个安全、温暖、干净的地方。

**主持人：**好吧，这个限制可能包括宠物。

**乔安妮：**它可能包括宠物，它可能包括一个超过一定年龄的不同性别的孩子，他们不能把孩子带进庇护所。所以有很多原因。我不会仅仅因为有人说不想搬进去住，就认为他们不想要一个温暖干净的地方。我们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去了解。他们说不，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消除的限制因素是什么？

**雷内：**我们需要将各个方面联系起来看，不能把无庇护人口和其他问题割裂开来。在那种环境中，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人。这个讨论中经常使用的单亲妈妈的例子。我们绝对应该寻找方法来满足他们当前所需。令人欣慰的是，市里面很多地方在为这部分人口提供住所方面做得很好。在另外一个极端，无庇护人口中有一部分人在我们无庇护营地里从事可怕的犯罪活动，他们有时会利用我们的同情心，如果他们不搬离，他们需要面对刑事司法系统。介于两者之间的是那些困难的，患有某种形式的精神疾病或对拒绝为成瘾提供服务的人。我认为，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必须继续平衡我们的期望值，他们必须与我们的期望值在某个地方达成一致。作为一个社会，他们必须向前迈进一步，我们将努力在两者之间的



某个地方达成一致。所以一定要全面看问题，而不是一刀切的做法。但如果你在未经批准的营地从事犯罪活动，你必须搬离，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将面临刑事司法系统。

**主持人：**只是为了请你详述一下，以防万一我在这里误解了，你会在某些情况下把在城市街道上露营看作是犯罪？

**雷内：**让我们说清楚这一点，自 1981 年以来，在波特兰市民如果睡在未经批准的营地是非法的，这是波特兰一直就存在的法律。我们只不过受到俄勒冈州法律的第九巡回法院限制，限制我们执行现有法令的能力。所以这不是新法律，这是现行法律。对我们的挑战是在执行的时候，你什么时候完全依法行事，还是怎么样。还是要说全面看问题，我们看到一些人在我们合法营地做着非法的事情，对这些人，我们绝不手软，我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打折扣地执行禁令。对于家庭，对于其他正在挣扎的人，我们试图采取折中的办法满足他们的需求。

**主持人：**观众们看到博伊西裁决（译者注：无家可归者不能因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睡觉而受到惩罚）适用于那些的确没有地方可去的无家可归者。但是，如果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很多波特兰人都想知道，那又会会是怎么样？您的方法是什么？

**雷内：**你必须去庇护所，否则你将面对刑事司法系统。与此同时，我们希望评估人们对这些庇护所的合理担忧，并继续改进这些庇护所。

**乔安妮：**我要说的是，我们需要确保我们有庇护所来满足各种不同的需求。提供人们需要的住房。对于那些不想要庇护所的人，老实说，与我交谈过的无家可归者中有 80%都希望有一个安全温暖的地方睡觉。另外 20%的人，由于其他问题，可能需要一种酒精药物治疗，当然芬太尼对街上发生的一切都起到了巨大的影响，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的实际上是药物治疗方案，将那些患有毒瘾的人置于其中。



**主持人：**让我在这里插进来，因为这是我的下一个问题。乔安妮，您认为**我市在提供心理健康支持和药物滥用治疗方面应该，如果可以的话，发挥什么作用**。您的愿景是什么？

**乔安妮：**所以你知道我们有三级政府。我们有州政府，县政府和市政府，市政府实际上负责基础设施。因为有这种迫切的需求，市政府出面成立了一个联合办公室。但是所有用于心理健康治疗，酒精和毒品治疗的钱都进入了州政府，进入了县政府。我们需要的是与县政府建立更好的关系，以确保当这些资金进来时，他们会将其投资给最需要的人。

**雷内：**是的，总的来说我同意乔安妮的描述。你知道，提供成瘾或精神疾病服务并不是市政府的主要责任。不幸的是，当这些系统崩溃时，市政府首当其冲地承受着这些失败的压力。从刑事司法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角色可以是打破硬性毒品交易，切断波特兰市获得这些硬性毒品的渠道。这是市政府的责任。其次，我们目前的服务模式存在着空隙。当你与体内甲基安非他尼和芬太尼毒性非常高的人打交道时，至少对于立即的紧急干预而言，目前在波特兰市没有好的地方可以带他们去。县政府和市政府正在共同开展一个名为 Beacon 的项目，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认为对于紧急干预，市政府将继续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真正的药物治疗或成瘾治疗和精神疾病，我们必须继续大声疾呼，并与其他政府机构合作，来解决这个问题。



**主持人：**我们将讨论**领导力，专业精神和个人责任**。雷内，这个问题是给你的。你在上诉你正面临波特兰小捐助者选举计划 77,140 美元的罚款。负责选举的官员说，你每月为你的竞选办公场所支付 250 美元，他们说你的竞选办公场所的公平市场价值是每月 6,900 美元。你的竞选活动的一位发言人告诉 KGW，你不同意这个说法，认为“市中心的惨淡状况”，“房东迫切需要任何形式的资金回报”。选举官员说你的**竞选活动的行为违背了小型捐助者计划的全部意义**。你是否相信适用于每个人（包括所有竞选活动）的相同规则也应当适用于你？

**雷内：**绝对的。你知道我是波特兰东区人，过去 20 年我一直在那里。当我们在这次竞选中出现时，看起来我们将有很好的机会进入终选，我们在市中心赢得这次竞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市中心正面临着一些非常独特的挑战。在我们面临高犯罪和无家可归的双重困难中，房东现在无法找到商业方面的承租人来填补街面楼层的空置房。所以这些法律规则绝对适用于我。我们现在与市政府在解读这些规章制度方面存在分歧，这就是目前的情况。

这是一个技术上的分歧，它不是一个对与错的问题。

**主持人：**所以从这一点来说，这是否意味着，我猜想接下来对于你来说会发生什么？如果市政府拒绝了你的复议请求，你接下来的打算是什么？

**雷内：**我们将提出上诉。根据法律顾问的建议，我们将提出上诉。如果上诉失败，我们将继续完成来自第三方的评审。如果确定我们需要付款，我们将付款。

**主持人：**哈代斯蒂女士，给你的问题。我想问关于你的大约 16,000 美元的个人信用卡债务的问题。你以前谈到过这个。当你今年春天没有在法庭上出现时，你称之为个人失败。你说你承担全部责任，这不会影响你的专业职责。所以我的问题是，从那时起，你是如何对你所谓的个人失败负责的？发生了什么变化？

**乔安妮：**变化的是，我正在偿还我的债务。当然，那笔债务来自我的第一次公职竞选。因为作为一个从未赚过很多钱的人，我用我的信用卡，几张信用卡，去资助了我的竞选活动。那是最后剩下的那个，我正在为此付款。



**主持人：**现在你们**每个人互相给对方提出一个问题的机会**。这是辩论中我最喜欢的部分之一。要求是你们每人提一个问题，并把问题控制在大约 20 秒，好吗？被问到的候选人将有大约 60 秒的时间来回答。乔安妮，你先向雷内提出你的问题。

**乔安妮：**好的。雷内，据我所知，你创办了一个名为 ED 300 的组织（译者注：俄勒冈州家庭团体致力于迅速重新开放学校的组织），它似乎支持全州学校董事会的极端候选人。您是否支持贵组织在这个选举中支持的极端候选人？

**雷内：**ED 300 在这个选举中不支持任何候选人。我相信去年 5 月，我们支持了那些致力于重新开放学校并恢复儿童参与艺术体育活动的候选人。我们是两党支持的，我们不在乎党派。最重要的是他们提供并致力于让孩子们获得他们需要的教育环境、体育和艺术。

**主持人：**雷内，请向乔安妮提出你的问题。

**雷内：**乔安妮，在你的任期内，你一直非常不愿意强制拆除那些未经批准搭得帐篷，直到有足够的住房和足够的其他服务可用。你还坚持这样吗？你认为波特兰人应该等多久才能解决城里未经批准的露营问题？

**乔安妮：**嗯，联邦法院已经裁定，在我们有地方安置人员之前，没有未经批准的营地的问题。我感到震惊的是，我们每天都有人在街上受苦，没有一个温暖的安全地方可以躺下，我将继续倡导为所有人提供全面人道的住房方案。



**主持人：**我们现在要转到城市俱乐部成员对候选人的提问。KGW 审查并从提交的问题中选择了这些问题。我很感激你们的合作。所以我们将波特兰市中心开始。最近据报道，本森酒店因安全问题失去了一位主要的企业客户，另外三家酒店正在进行停业关闭程序。大商家，不仅仅市中心，比如 Lloyd 的商业区，正在搬到郊区去。我们从一个接一个的企业那里听到这种情况。他们说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是**找到让当地人和游客都回到市中心的策略**。最近在这方面看到了一种方法，波特兰警方在周末晚上有一个专门小组会在老城区巡逻，并可能关闭平时问题繁多的一些街道和停车场。所以 Josh 和 Matt 都问您**如何改善市中心的商业环境使其成为一个更具吸引力和更安全的企业经营场所？**

**乔安妮：**我会说，我绝对同意改善波特兰市中心，将再次变得充满活力，如果这座城市与我们的政府合作伙伴合作，停止购买大量正在摇摇欲坠的市中心房产，它将变得充满活力。我们可以买下它们，将它们放入公共土地信托基金，并开始确保我们以该地区收入中位数的 60% 建造住房和商业空间。现在音乐家、创意人士等，他们负担不起在一个我们热爱的、让我在波特兰待了 30 多年城市里的生活费用，我很想看到创意人士在我们的城市及周边地区，我想看到我们在市中心做多户住宅，上限是我们地区收入中位数的 60%。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在这个城市为我工作，他们再也负担不起住在波特兰市的费用。明年租金上涨时情况只会变得更糟，预计上涨约为 40%。这是巨大的，这将对我们的社区中更多无家可归的人产生巨大影响。

**主持人：**你说租金上涨 40%？我可以问你从哪里得到的数据？

**乔安妮：**是我听到的，实际上，很抱歉我引用了一个报纸头条登出来的，说一位妇女她住在一个据说是受限制的低收入公寓里，每个人都会涨 40%。14.3% 是租金可能会全面上涨的数字。对，所以今天如果你有一间卧室，他们的租金是 1,600 美金，如果租金上涨 14%，同样的一间卧室就要每月 1,722 美金。

**主持人：**雷内，您的希望是改善市中心的商业环境，使其更具吸引力。这也是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来经营企业的问题。

**雷内：**改善市中心分为一些短期计划和长期的计划。首先，我们必须稳定那里的环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犯罪和无遮蔽不受欢迎的露营。这会是全市范围内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如果人们在轻轨火车上感到不安全、在进入城里的路径上感到不安全，或在市中心感到不安全的话，他们就不会去市中心。所以，从根本上说，我们必须尽快让市中心变得安全；从长远来看，新冠大流行后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看看目前市中心的办公室和多户家庭住宅的组合，我实际上认为这是我们考虑长远规划的一个好主意；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让我们的艺术和体育在市中心得到充分保护。他们吸引很多人进入城市，我们需要让他们运转起来并 100% 运营。



**主持人：**在商业方面，我们有来自 Erica 的跟进。她写道，**小业主**和那些可爱的地方由于大型露营地、不卫生的条件和围绕它们的犯罪而失去了可观的收入。**你会支持补偿他们的收入损失并减少税收，以便他们能够维持生计吗？**雷内请讲。

**雷内：**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来使我们的业主群体稳定下来。我以前没有想到或听说过这个（补偿或者减税）的想法，所以让我先考虑一下。但是看看我们的小企业向城市支付的费用，他们向市政府直接缴纳的税，考虑到小企业目前的危机，我认为政府真的要继续发挥创造力，马上减轻小企业在城市生存下去的负担应该提上议事日程。

**乔安妮：**我认为我们应该想办法帮助小企业生存和繁荣。我也没有听说过这个想法。还没有人把这个想法带到市议会。但我确实认为我们必须要有创意。但是当我们说小企业时，



我想非常明确：当我说小企业时，我指的是员工人数在 20 人以下的小企业，这确实是波特兰市的命脉。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把大企业和小企业放在一起。所以当我说小企业时，我指的是 20 名及以下的员工。



**主持人：**我很快就以同样的方式谈论市中心和这里的经济。目前市府还没有要求自己雇员在城里上班或回到办公室工作。威拉米特周刊报道说，一些人表达了恐惧（译者注：担心被要求回去上班），一位在城里上班的人说，“为什么在城里上班的员工有责任让一个危险、不安全的市中心恢复活力？”。**你认为市府应该以身作则，要求员工全职返回吗？如果不是，为什么呢？**

**乔安妮：**我相信自从新冠疫情以来，这个世界的工作模式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已经了解到，有些事情我们可以网络远程做，有些事情我们需要到办公室亲自做。我认为市政府就像大多数雇主一样，将继续采用混合模式。问题是，一个星期人们到在办公室上班几天是合适的？如果只是讨论政府在市中心工作的员工，那大概只有 2,000 人。

我们作为市议会尚未决定员工几天回城市上班是合适的。我可以告诉你，我的办公室的员工每周在市中心工作是两天。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步行穿过市中心。对于有些人说市中心现在没有生机的言论，这和我上个月的经历不相符。你可以看到市中心的生活有了生机，人们脸上有笑容，大家在开心享受生活。

**主持人：**只是把人们吸引到城里，用你的话，是每周两天是合适的，还是你认为应该是三天或四天？

**乔安妮：**我认为如果工作已经完成并且做得恰当，那就可以。那现在我们都学会远程上班。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在一年前告诉我我可以坐在我的沙发里管理市政厅，我会说不可能，对吧？但我们实际上已经这样做了两年半。所以现在我们正在研究一种不同类型的模式。我认为这种模式是大多数大雇主都在使用的模式，市政府应该没什么不同。所以我认为每周两到三天进城亲自上班就可以了。但我还要说，我有很多人为我工作人员，他们从未可以在家工作，比如消防员，自疫情以来每天都上班并且从未间断。

**雷内：**我认为它需要从上层领导开始。所以市专员需要每天都在市政厅上班，除非他们出去进行选民互动。我会在我的直接下级中提出这个要求，那就是如果我们在 11 月获胜批准我大概可以雇佣四到五名员工，他们必须每天都到办公室上班，除非他们外出进行选民互动。我不认为在沙发上管理城市对波特兰市有效的。我想我们每天都能看到的城市冷清情况。远程上班不仅仅是导致我们城市街道（衰败），而是无法有效地跨局、跨市专员合作。我认为市工作人员需要在办公室，有时间一起面对面交流工作。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任何在市政厅工作人员定期面对选民（如来市府申请许可证的）的人，我们需要他们大部分时间在办公室上班。

**主持人：**乔安妮说二到三天，你有一个数字吗？

**雷内：**我认为如果你是说选民服务，那是大部分时间，至少应该是三天；如果你说的是市专员，他们需要每天都在那里，或者除非他们在现场与选民打交道。

**主持人：**我这里有一个跟进的问题。如果您可以将其用一个单词，或者如果一个单词太少，则可以**用一个句子来描述你在波特兰市中心走一走感觉如何？**

**雷内：**在市中心还是很开心（happy），我还是很开心（still happy）。

**乔安妮：**谨慎乐观（cautiously optimistic）。



**主持人：**我们现在要谈谈住房，这个问题来自艾米。她写道，波特兰有数以万计的住房单元短缺，我将从最近的纽约时报一篇关于 Starter Homes 的文章中添加一些额外的背景信息，它指出，在波特兰一块地皮需要十万美元，加上的许可证约四、五万，砍掉一棵直径 36 英寸的松树要再花费 16,000 美元。这是来自《纽约时报》的“在这样规划下建造的住房基本已完全无法让我可以支付”。这是贾斯汀·伍德告诉报纸，他是 Fish Construction NW 的所有者。那么，您能否回应贾斯汀关于许可和法规的评论以及艾米的问题，即您**将如何鼓励在所有级别负担水平上进行更多的住房建造？**

**乔安妮：**所有级别的负担能力，这是什么意思？

**主持人：**是这么提问的，您将如何鼓励在各种不同负担承受能力的情况下进行更多的住房建造。所以我想应该是适合低收入者的、适合中产阶级家庭，等等。

**乔安妮：**现在已经是波特兰的第三任市长在继续改革许可证申请程序。每位市长都将其作为重中之重。Dan Ryan 专员和 Maps 专员在改革许可证申请方面已经做了相当一段时间。我可以告诉你，每个波特兰人都有一个共同点，无论你是房主还是小企业主，许可程序在波特兰市完全不可理解，它需要的时间太长了。事实上，我记得我们早期进行的一项改革，一位开发商告诉我，通常需要两年时间；而当我们对其进行改革后，他现在花了三年时间才完成这个过程。老实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完成手续过程会这么困难，但是我们现在在市府有两个专员办公室专注于解决这个烂摊子。

**主持人：**您如何描述或评价他们一直在做的工作？

**乔安妮：**我还在等待他们工作小组的结果，告诉我们他们是如何简化这个过程的。我有开发人员问我，是否可以取消限制，这样我们就可以快点建造住房。那么，什么样的限制？就像灭火器是一个例子。去年 7 月 4 日，我们失去了 4 条生命，因为他们在一栋没有灭火器的旧建筑中。对，所以我们不能只是减少限制，我们必须确保我们仍在为每个人建造优质安全的住房。

**主持人：**雷内，同样的问题，两部分，您能否回应贾斯汀关于许可和法规的评论？艾米问你如何鼓励在所有可负担水平的住房建造？

**雷内：**我会按照相反的顺序进行。当我们在大约 40 年前规划城市增长界限（urban growth boundaries）时，承诺都会增加足够的住房存量来跟上该地区人口增长，但这个承诺并没有发生。因此，最重要的是，该市必须非常大声地向大波特兰地区（Metro）和我们的其他政府机构宣传，我们需要在都会区拥有足够的住房存量，以满足中长期供应需求。如果你没有足够的供应，它就会推高价格。具体城市可以做什么？我们需要非常有非循规蹈矩地审查我们收取的所有费用，从系统开发费到许可申请费。我强调一下，从中

期来看，我们在大都市区或城市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建造足够的住房。这可能意味着应该降低我们作为城市收取的费用，包括系统开发费用。对另外一个问题，当我们谈论不同级别的住房时，几年前我们采用了包容性区域规划，这是我们试图推动经济适用房一个不错的目标，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很多 19 个单元的建筑项目再次导致市区住房供应不足。我认为我们需要使用奖励和惩罚措施，以摒弃城市中的单户住宅和多户住宅，而现在的惩罚措施有点过分，这导致我们没有达到希望的供应充足。



**主持人：**让我们谈谈十年中的一次**改革波特兰管理方式**的努力。这正在发生。该提案已由宪章委员会放在了选票上，我们已经看到专员 Dan Ryan 和 Mingus Maps 都反对该提案的某些部分。市长似乎也有倾向他们。现在我们知道专员 Maps 参与了一项我们预计在未来几天内看到的替代计划，该计划最早可能在明年某个时候提供给选民。我们收到了来自城市俱乐部成员 Catherine Vadim 和 Bobby 的问题。让我们从 雷内 开始。**您会就章程改革提案投赞成票吗？为什么或为什么不？**

**雷内：**此时此刻我反对。我认为实施起来过于复杂，而且可能过于昂贵。还有一些规定至少在这方面在美国是试验性的，尽管在国外已经采用了。话虽如此，我认为宪章改革势在必行。我想和 Maps 先生最早下周一碰面，一起逐条对比提案和他的方案。比较两者后在这一点上做出最终决定。但现在我不同意。

**主持人：**乔安妮，你在 9 月 7 日说你还在亲自评估该提案。选票将在不到三周的时间内寄出。那么您会对该提案投赞成票吗？为什么或为什么不呢？

**乔安妮：**我想说的是，我非常感谢 20 名社区成员花了一年时间与数以万计的波特兰人讨论他们希望如何被政府管理。我作为现任城市专员的工作是为他们提供充分的资金，尽可能招募最多样化的社区成员，让他们独立去做我们实际要求他们做的工作。我觉得任何民选的领导人在选民还在进行对方案的了解的时候，就傲慢地离开并制定自己的提案，这是对这 20 名社区成员的努力非常不尊重。我认为民选领导人不应该试图以某种方式影响人们的想法，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投票赞成或者不赞成，我不会告诉你。我有决定，但我不会透露。因为我尊重宪章专员花在与社区人们沟通上的时间。我

真的很兴奋，我们围绕宪章变更进行了很多令人兴奋的社区对话，而且我不希望我是否同意或不同意而影响结果，以及影响人们如何与这个提案的互动。

**主持人：**如果选民拒绝了宪章改革提案，你是否会帮助支持一个更明智的选择？您将如何在当前系统不变的情况下使其更加有效和高效？

**乔安妮：**我只想说，如果选民认为这不是他们正在寻找的改革，我将与社区中的同事合作。因为老实说，这不是关于民选领导人的想法，应该或不应该发生的事情，而是公众认为应该或不应该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要做的实际上是评估、并与选民讨论你喜欢哪些部分以及你不喜欢哪些部分？然后实际上会在波特兰市的每个街区召开一系列社区会议，直接听取选民的意見：他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不会傲慢地认为我可以坐下来写一份提案，然后将它发送给选民。不，我希望选民以某种方式帮助我构建它，这实际上是他们会支持的东西。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将是明年 11 月我们准备好之前就可以了。

**主持人：**您会与您的同事、其他专员和市长就可能提出的问题进行交流吗？

**乔安妮：**绝对，绝对。我总是和我所有的同事一起工作。

**雷内：**我认为波特兰人正在呼吁改变我们的政府形式。我们有一个非常陈旧的模式，需要进行重大修改。所以对第一个问题的答案绝对是。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需要把 100% 的精力关注于解决波特兰目前的危机和城市宜居性。如果我们能够 100% 关注这些问题的话，我们的工作就算是部分有效了。波特兰的宜居性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挑战，应对这些挑战必须是我们每一天的核心工作。第一个问题是犯罪和无家可归。第二个问题是有时我们的市政厅会给出很多让人难以理解的言辞，这些言辞让人觉得市府专员们不能相处融洽，市府专员们必须要齐心协力应对这些挑战。第三 我认为城市不能在真空中运行。我们必须要同县和州一级的其他政府伙伴合作，这需要花些功夫。尽管我们并不总能事事达成一致，但是我们有时必须要同外界合作。波特兰同其他的政府机构好像和不来，我们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来改变这一状况。最后，在目前的这种政府框架下，市府专员需要具有真正的管理敏锐度才能监督政府各部门。因此，我们需要清楚地定义目标，让人们对目标负责，并尽可能发挥市政府工作人员的聪明才智。



**主持人:** 我们将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到问答时间了, 乔安妮, 你会如何回应那个同市府专员相处不合的看法? 你会如何同其他的市府专员相处?

**乔安妮:** 对于雷内说的一切我感到很困惑, 我同市议会的每个人都能友好相处, 同联邦委员会, 州级, 和波特兰都会区的人也一样能友好相处,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都支持我。我不明白雷内为什么要这么说, 也许是因为我的说话风格一向直接而令有些人不舒服? 有的人喜欢那种绕着弯子的说话风格, 但我是却是那种直接清楚的风格, 我自己并不觉得有任何不好。

**主持人:** 雷内, 你能否回复乔安妮刚才提到的问题?

**雷内:** 举两个例子: 1) 我们如何平衡公共安全与警察问责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2) 乔安妮与警方的互动有时候似乎非常不专业。确实, 从外人的角度看来, 他们的互动非常不专业, 这种不专业的确伤害到了政府。当Mapps先生提出另一种政府改革的提案时, 乔安妮对Mapps先生的攻击非常私人化, 我指的是这个事情。

**主持人:** 你有什么要回应的吗?

**乔安妮:** 我说的是这位民选官员提出的提案要替代那个来自于 20 位社区人士花了一年时间同数以千计的波特兰民众交谈后提出的提案是一种傲慢的表现, 我是这样对他说的, 我也是这样对媒体说的, 这就是我所说的我是一个直来直去的人。

**主持人:** 请回应你同法律执行机构和波特兰警察局关系不专业的看法

**乔安妮:** Gonzalez 先生的话太随意了。我在波特兰市警察问责制这一问题上已有 30 年的工作经验。早在我开始在市政府工作前我就倡导警察问责制,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在市政府工作时就了解波特兰警察局所需要的改革。我曾与 10 位警察局长和 6 位市府专员

共事过，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有优秀的警察局长和糟糕的警察局长，但我一直支持他们，仅仅因为我们之间有过不舒服的谈话并不意味着我不支持他们，我一直在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并确保警察给我们每个人提供同样的服务。



**主持人：**好吧，我们的对话始于警务问题，对此话题的谈话我们就到此为止。这里还有几个问题需要你们回答，非常感谢！丹尼尔提了一个**关于多元化的问题**。他说当波特兰政客们谈起多元化的话题时，他和他的家人及有色人种朋友普遍感到沮丧，因为那些谈话都非常形式主义并假设所有的有色人种都会支持许多波特兰白人所持的社会变革观点。他想知道你们会做什么来确保不同的观点被聆听，尤其那些和安全问题和商业机会相关的观点，如果你们的看法和你们听到的观点不一致的话，你们会怎么做？

**雷内：**我经常从黑人和棕色人种以及亚洲商业领袖那里听说，人们常常假设他们的看法常常同白人社区的变革看法一致，他们通常不会担心其他种族所担心的事情，事实并不是这样。他们也同样担心公立学校的质量，城市是否安全，配偶和孩子的安全是否得到保障，是否有生意机会，是否能够在城市养家糊口。我认为近年来其中一个了不起的事情是我们已经认识到这座城市现在所面临的挑战，这些挑战已经把一些人团结起来。无论你的种族背景是什么，我们要团结一心度过这个历史上非常困难的时期，我们有很多地方是相通的。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我认为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有时会听到一些政治言论让人感觉家庭和小企业主的声音是最后才被听到的，这是种族主义的一种表现。让我们把门打开，也许那些叫得最大声的人并不能代表本身就很多元化的族裔的大多数人的立场。

**乔安妮：**我认为有时这座城市对黑人土著和其他有色人种需要或想要的东西的解释是非常肤浅的，因为我认为我们没有花时间进行更广泛的沟通。现在不像新冠疫情之前我在波特兰市的每一个地方都举行了会议，因为这是我做出的竞选承诺。现在我们正在摆脱新冠疫情，我打算再次那么做（进行更广泛的沟通）。我喜欢与认为我跟他们意见相左的人们进行对话，因为我发现我们大多数人的共识比我们之间的不同观点要多得多，无论种族、性

别或类似的这些不同。以前在这座城市只有五个团体基本上是从波特兰市获得资金的，而由于我在新冠疫情期间的领导，我们确定了 144 个新组织可以使用到城市资源，因为他们也在做着了不起的社区工作。但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他们实际上不会得到这些资金支持，所以是时候真正找出是谁在做这些基础工作了，这就是我和我的办公室做的。



**主持人：**我在这里快速插入一个，**你是否投票支持 110 号法案，以及是否支持废除它。**

**乔安妮：**我确实投票支持 110 法案，但在我们完全实施 110 法案之前，我不会投票废除它。我们正在等待的部分是让这些收入流入当地社区，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全州范围内建立起治疗系统。

**主持人：**打断一下，也就是说如果这项法案不能真正实施的话，你可能会考虑废除它？

**乔安妮：**是的，如果我们不能做到之前对治疗系统设立的承诺的话，我会考虑废除它。

**主持人：**好的，雷内，请讲。

**雷内：**我投了赞成票，而且我现在不会投票废除它，但我们需要认真审视其失败的实施和意想不到的后果，并很快重新评估这是否让俄勒冈州走在正确道路上。



**主持人：**让我们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波特兰经历了很多，我们的许多居民精神都受到了伤害和破坏。我们**需要市议会来帮助治愈并帮助创造更光明的未来。你将如何确保未来四年不那么有争议、不那么分裂、不那么不友善，而是更具凝聚力、更和平和更有希望。**

**雷内：**我认为有两个维度。当你处在市政厅领导层时，你使用的语言，你如何应对压力大的情况，你如何应对社交冲突，这些很重要，（因为）你的声音在那里被放大，所以作为市政府专员，能够尽可能多地从情绪激动的时刻退后一步是非常重要的。其次，你知道

新冠大流行确实扰乱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撕裂了城市的社会结构。它扰乱了我们获得艺术、体育、精神组织以及经济发展的机会。我认为我们近年来在波特兰看到的一些愤怒是对此的直接反应。所以我们大家可以集体做的就是重新承诺一起重建我们的城市。我认为如果大家有积极的出路，将解决很大一部分问题。

**乔安妮：**我非常同意波特兰市需要治愈，我很惊讶我们还没有花时间去做。我一直在敦促我所在市府的同事们，我们应该为那些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时做了远远超出了本职工作要求的市府工作人员庆祝。我的意思是我看到了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创造力，我想为此鼓掌。我认为我们应该进行社区疗愈，事实上我们已经为此投入了一些资金。今年夏天，全市有几个项目真的是为了让一个社区团结起来疗愈。这么多年的白人至上活动让人们生活在恐惧中，之后又面临着枪支暴力的增加，我们确实需要弄清楚我们如何集体治愈。我想告诉你，我所知道的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想要同样的东西，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在学校茁壮成长，我们想要生活在安全的地方和干净的风子里，我们希望能够经济上持续下去，我们都希望这样，我认为我们在开始的时候犯了一个错误……（译者注：时间到了）



**主持人：**我们现在将进行**结束发言**。你们每个人都有两分钟的时间。

**雷内：**我想再次感谢城市俱乐部为今天的这场辩论提供了平台，感谢主持人和 乔安妮 跟我一起进行了这次有益的讨论。我将重申几句话，然后谈谈波特兰的未来。在我看来，我们的城市波特兰确实处于是否宜居的危机之中。我们对由未经批准的露营所带来的挑战未能给出明确的说法，从而导致了犯罪丛生。我们需要清楚地解决这些问题，明确定义并以数据说话。我们还需要从中抽离出情绪，进行对话，进行分析，但不要让愤怒为主导，而以冷静为主导，更广泛地收集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当我们期待未来，新冠大流行可能会对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产生永久性的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 2019 年的某些方面不会重现。但我们可能正处于真正谈论未来 20 年的时刻。这与过去 20 年不同，这对波特兰这样的城市来说既是巨大的风险也是机遇，为这座美丽的中心城市，我们已经在城市核心区投入了如此多的资金。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需要依靠我们城市的一些美丽所在继续前行，我们从前辈那里继承了美丽的公园，致力于多用途的道路包括自行车道、公共交通，这些是我们城市的重要元素。当我们定义未来城市应该是什么样子时，我认为我们不会放

弃我们曾有的公民参与的历史，那是一个有礼貌的城市。大多数时候，这些都是我认为我们应该拥抱的过去并继续前进。最后但并非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定义城市时以家庭为中心，我们想建立高质量的公立学校，有时我们做到了，有时我们没有。但我想告诉你的是我们必须腾出空间来定义我们想要的波特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放弃我们曾经继承过的所有美好的事物。

**主持人：**好，时候到了，谢谢雷内。乔安妮，请开始你的结束发言。你有两分钟时间。

**乔安妮：**非常感谢，再次感谢城市俱乐部今天的邀请。我想让你们知道的是，我已经完成了你们派我到市政厅去做的工作。我对您对住房和无家可归的担忧感同身受，我将继续与我的同事合作，确保波特兰市的每个人都有一个安全的居所。除此之外，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减少枪支暴力。我们知道，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社区安全系统具备成功运作所需的条件。我是你派我去市政厅的战士，我为你而战。我已经成功地为你而战，这就是波特兰街头响应计划的产生。波特兰响应计划是我们一百年以来的第一响应系统中的第一个变化。您还将看到即将推出的警察问责措施。明年这将是另一个系统性变化，这将造福于波特兰几代人。担任波特兰市专员是我最大的荣幸，我希望您知道我对我们的未来充满希望。我充满了希望，我们将共同努力，确保每个波特兰人都能在新冠大流行之后重返赛场并茁壮成长。我希望不要害怕，因为我知道希望能让波特兰以一种我们都可以为我的工作而感到自豪的方式带回来。我将带来的另一件事是确保我们拥有多种交通方式，确保人们可以在这座城市四处走动而没有成本负担。在这场竞赛中，没有人像我那样在联邦、州和区域各级建立关系。我请求你，我鼓励你投票把我送回市政厅去继续工作。谢谢你。



**主持人：**谢谢你，乔安妮·哈迪斯提专员，谢谢你，雷内候选人。对你们的到来表示感谢。到这里，2022 年波特兰 KGW 市议会城市俱乐部的辩论就要结束了。我们感谢两位候选人对会员提出的问题进行发言，并感谢城市俱乐部为波特兰居民提供了前排座位。这意味着现在一切交给你们了，众人瞩目的选举日是 11 月 8 日星期二，记得在那天晚上的邮戳截止日期之前投票。如果您错过了今天辩论的部分内容，我们将从今晚开始在 KGW 和 kgw.com 上的 Straight Talk 特别版中为您同时带来电台和在线的精彩内容分享。感谢加入我们。我是代表 KGW 和波特兰城市俱乐部的 David Mulco。祝大家度过一个愉



快的下午，别忘了投票！

**声明：**翻译工作由一组社区义工完成，他们已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保证中文译文与英文原文完全一致，如有出入甚至意思理解错误，完全是无意的，愿意即刻改正过来，和 KGW 电视台和各候选人无关。谢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